# 心向边关

■王雁翔

## 心香一瓣

走过万水千山，我忽然很想重返自己的军旅出发地——新疆。

两年前的春天，我悄然离开花城广州，一路向西，回到了自己曾经的战位。

从哈密、北塔山到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高原、藏北阿里，从阿勒泰到伊犁……从杨柳吐绿的初春持续跑到滴水成冰的隆冬，行程近两万公里，其间的艰辛与不易，只有我心里清楚。

跟以往一样，这次在边防、高原我依然多次与死神掰手腕，但面对艰险、疲惫与高寒缺氧，我没有放弃与退缩。我的战友们在风雪边关，用青春与热血、奉献与牺牲对抗一切。我也是军人，理当跟他们一样。所以，从踏上征程起，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心灿烂，允许一切发生。

有谚语说，船的劲儿在帆上，人的劲儿在心上。

尽管我的青春已渐行渐远，但我仍渴望把炽热的胸膛贴近我的边关战友。我想走过他们走过的漫漫长路，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唯有如此，再听他们真诚恳切的诉说、扣人心弦的故事，我才会感受更深，心也才会更贴近他们的灵魂。

在路上，我一遍遍问自己，一名边防军人在边境线挺立多久，才能站成一颗钢钉、一座界碑？他们在风雪里跋涉多少次，才能从心里生长出向死而生的力量？我要在崎岖长路上奔波多远，才能真正听懂边关战友内心的声音？

海拔高度，并非抽象的数字，它与氧气和气温相连。人只有跋涉、挺立在那些数字上，经历过它的考验、击打，或者生死拷问之后，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生命底色，才会真正懂得：那些数字所标示的，不只是海拔，更是一种令人敬重的精神高度和生命极限。

曾经有高原战士退伍下山，看到绿树扑上去抱住号啕大哭。最初别人给我讲这件事时，我不信。

记得第一次在喀喇昆仑高原跑了一个多月，回到山下，正是仲夏，看见绿树，看到蓬勃的花草，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当然，一切都在随着祖国的发展而快速变化，许多梦想已成现实。

曾经常年难见绿色的哨所，不仅室内能养活一盆盆绿植，有的哨所温室大棚里甚至能种出多种蔬菜。

2007年初春，我在神仙湾哨卡采访结束，跟连队官兵告别。那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当场哭得稀里哗啦，让采访团同行一脸诧异。马上就要下山了，不再被缺氧折磨，要跟头痛、胸闷、心悸、没食欲、昏昏沉沉、病恹恹的状态告别了，应该轻松、欢喜才对呀？

一位新闻同仁问：“你没事儿吧？”

我没吱声，就是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他解释我内心复杂而丰沛的感受。我们下山后会摆脱痛苦，但我的战友们仍会坚如磐石地挺立在自己的战位上。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登上雪山的人，都能读懂戍边军人纯净明亮的目光。

离开新疆18年，我一直惦记着遥远的喀喇昆仑高原、阿里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向别人讲述那里的辽阔、寂寥、壮美，冰雪与寒冷。即使远隔千山万水，西部边关的雪山、河流、苦乐悲欢，仍像森林一样无声地在我心灵的原野上生长着。

风雪边关军人的故事，让我心里永存着光亮。

有人说，高原上的雪山、湖泊、蓝天，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其实真正能净化人心灵的是苍茫雪山上的人，是守望在雪山之巅的军人。

翻越雪山达坂，穿过戈壁荒原，风尘仆仆，我疲惫而又脚步匆匆，只为抵达现场。在现场，心才能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与我的战友们心灵相通。这一切，也是我不断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从边关归来，城市的缤纷与喧嚣，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常让我觉得陌生。我的心总会不自觉地从欢腾里飞向寂寥艰险的风雪边关，飞向苍凉寂寞里的一座座边关哨所，飞向在风雪里默默为我们负重跋涉的军人。

我书写真切的见闻与感悟，也记录困惑、忧伤与隐痛，在寂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完成内心觉悟。边关也是我青春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这些真实的故事和存在，明亮、阳光、质地饱满。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也是成长、梦想与担当。

那年的冬月，在我写完《西高地手记》书稿最后一行字时，乌鲁木齐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我默默立在窗前，想起刚跑过的一座座边关哨所，想起那一张张青春、朴实的笑脸，想起他们爬冰卧雪的身影与故事，我的心里又涌动起波涛。

# 走近浑河

■郑茂琦

## 感　念

浑河，迤逦着从沈阳城悠悠穿过。我在沈阳生活了几年，第一次想真正地走近浑河，去寻找一个身影。一个秋日的午后，我独自来到浑河之畔的晚渡公园，朝着手机里标记着他牺牲地的定位走去。

绿树掩映中，远处忽现一泓亮色，那就是浑河。我一步一步靠近浑河，就像要去见一位好友。阔大的水面凉风习习，水波漾漾；两岸高楼华宇，近岸芦苇摇曳，水鸟嬉戏，我不由得思索起一条大河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想着想着，我心里那团让人难受的东西又浮了上来。从抚顺采访结束回来后的几日里，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那里。

他叫金城龙，一个生长于雷锋城的26岁青年、退役海军士兵、在读医学生。2026年1月23日，他为救落水父子，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冰冷的浑河水中。牺牲后，他被追授“辽宁时代楷模”称号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那天是农历腊月初五，沈阳城迎来了一场强寒潮。午后，挨着浑河南岸的冰面上忽然陷进去一个冰窟窿，墨绿色的河水翻涌而上，两个落水者正在其中挣扎——一个成年人、一个孩子，事后得知他们是一对父子。岸上的金城龙没有犹豫，捡了根木棍小心翼翼地敲击冰面，试探着往前走。就在他即将靠近冰窟窿的瞬间，冰面再次碎裂，金城龙坠入水中……后来，3人中只有那个孩子获救。

2019年，金城龙考入大学；2020年，他参军入伍，服役期间参与重大任务8次。退役复学后，他勤奋钻研医学知识，无偿献血13次，并加入红十字救援队……那个冬日的午后，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用生命谱写了舍己为人的英雄篇章。

## 二

浑河，从抚顺发源，如一条舞动的白练，穿山越岭，迤逦而下，流经沈阳，汇进辽河，奔入渤海。金城龙就出生在浑河上游的抚顺市东洲区。

2020年，部队到辽宁中医药大学征兵，金城龙瞒着家人报了名。9月，金城龙完成了征兵体检、政审所有流程。直到入伍通知书送到家里，父母才知道，这个一向听话的儿子，已经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从这里走出的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兵”。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金城龙和战友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一定牢记‘雷锋兵’这一光荣身份，做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

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二楼展厅，设有“辽宁时代楷模”金城龙同志先进事迹展。展厅内陈设着一本封皮起皱的日记本，封面烫金的“人民海军”4个字已有些磨损，封皮上还贴着一层胶带，那是母亲宁晓光修补过的痕迹。

打开日记本，扉页上是金城龙用工整字迹写下的誓言：“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在誓言的下方，他又写下两行字：“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日记里的那一字一句，诉说着他对祖国的热爱，更印证着他以雷锋为榜样的执着坚守。

雷锋说：“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金城龙写道：“如果你问我，你是谁？我会告诉你：我是一只猛虎，我会守护辽阔的大地上，春天的希望、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安宁，所有这些都会凝聚成我肩膀上的责任担当。”

日记里的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这是作家铁凝在《会走路的梦》中写下的句子，这句话被金城龙郑重地抄下来。他读懂了作家文字里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视。

我流连于展厅，深深感受到雷锋精神早就浸透着这里的山山岭岭，雷锋路、雷锋小学、雷锋体育场、雷锋号公交车……在这里，“雷锋”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邻居、是榜样，是一颗向着光明的心，是一缕温暖的风。

我站在浑河岸边，身后立着几棵五角枫，叶片的形态犹如一颗颗红星。树冠上的枫叶颜色各异，鹅黄、浅红、深红，色彩缤纷，连着沿岸的苍绿的柳树、金黄的梧桐。斑驳的秋色映在水面上，莽莽苍苍，总使人感怀一番，一股对历史对英雄的敬畏之情被浑河牵动起来。

在雷锋纪念馆的展厅，我注意到一张不起眼的照片。照片上的金城龙穿着海魂衫，胳膊下夹着电瓶车头盔，站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神情肃穆。照片备注：拍摄于大学期间。算起来，这应该是他退伍后去参观时留下的影像。照片里他身后那个没有完全露出来的建筑，就是残历碑。

我记得，从大门进去就能看到那座如山一般耸立在广场上的残历碑，西南角的“警世钟”巍然高悬，“勿忘国耻”4个大字镌刻在钟的正面。每逢“九一八”，博物馆“警世钟”的钟声就会回荡在浑河上。当防空警报拉响，所有人肃穆地站在街头，我知道这中间也有金城龙年轻的身影。

浑河水静静地流着，多少英雄也曾瞩望过这条河。1948年11月2日，沈阳城解放。当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夜里举着火把走过浑河桥，发出嚓嚓前行的脚步声时，胜利的声音终于飘荡在浑河上。夜空下，那些在火光中、枪弹声里，为了新中国奋勇直前、浴血牺牲的英雄的身影，叠映在滚滚河水之中。

金城龙理解脚下的山河所承载的历史。在海上当兵的时光里，伴着阵阵浪涛声，他对军人使命有了更深的体悟。

2021年年初，金城龙完成了新兵训练，被分配到定州舰炊事班。一上舰，他就与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为伴，这与他想象中惊心动魄、热血冲锋的军旅生活相去甚远。但他没有怨言，每天都想着如何在摇晃颠簸的舰艇上，做出可口的饭菜。

每天熄灯号吹响，舱室里的灯光依次熄灭。就在这样的深夜里，金城龙会悄悄打开自己床头那盏小灯，阅读和写作。关于青春和祖国，他写道：“大海的浩瀚，是我无法想象的辽阔，就像军人的眼眸怎么都看不穿，在我的脑海里，大海是祖国的代名词，我不会忘记的。”“大海的蔚蓝是我最爱的颜色，那是我青春的颜色。”

关于荣誉和生命，金城龙经过日日思考，慎重地写道：“流血牺牲，你想过吗？普通人可以不想，但军人不能，中国军人因战而生，为战而存。谁都不愿死，谁都希望活，然而荣誉却推翻了这个定律，荣誉使人勇于和死神接近……”

读懂了金城龙这一句句肺腑之言，也就读懂了一条大河牵绕历史的悠悠家国情怀。

## 三

沿着河岸继续往前走，我远远地望见了浑河大桥。朋友对我说，有一年，退伍回来的金城龙就站在这座桥上，迎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目光正对桥边高楼的大屏幕上抗美援朝老兵李维波那张敬军礼的照片。

照片的拍摄者是一位叫姚振峰的退役军人。“我当时坐在运输车上，驶进陵园的时候，车窗外一个动人心弦的场面忽然在眼前闪现。几个老兵将颤抖的手高高举起，向车队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阵阵寒风中，热泪顺着他们满是风霜的脸扑簌簌流下来，他们就那样静静地站着，挺拔得像一座座雕塑。”姚振峰动情地回忆第一次遇到李维波老人的场景。

不久，金城龙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了李维波老人，激动地想跟老人合一张影。他半蹲着依偎在老人身旁，一只手挽着老人的胳膊，笑容灿烂，眼神中充满敬意，而拍摄这张合影的人还是姚振峰。

我想，他站在那座大桥上等候载着英雄遗骸的车队的时候，心里必然涌动着一股甘愿献身祖国、舍身就义的悲壮感。

海军官兵在即将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都需要提前写一封遗书。金城龙也曾写过一封，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人深切的思念与绵绵的情意：“儿一切安好，勿过度思念，但是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儿这一走不知归期，一定要让爷爷奶奶保重身体……”

秋风徐徐，秋波粼粼。我站在大桥上望着顺流而下的河水，浑河携着风雨沧桑的岁月一步步走来，沿途波涛吞噬着堤岸，使自己的“血液”更加“黏稠”了。

前段时间，金城龙的父母受邀登上定州舰。来到儿子宿舍，看到他曾睡了两年的铺位，母亲宁晓光一下趴了上去，热泪长流。

从定州舰下来，夫妻俩在港湾码头漫步，走不动了，就坐下来，目光哀怆地望着大海，直到天空布满晚霞，他们仍执着地望着……

此刻，浑河上也升起了晚霞。浩大的河面波光潋滟，半是瑟瑟，半是橘红。夕阳衔着远处的地平线，迟迟不愿落下，像是眷恋着什么。

晚风中，我的眼中滚出一滴热泪。我想，我读懂了浑河的魂，浑河的滔滔巨流养育了浑河两岸的优秀儿女，也塑造了两岸儿女的性格，粗犷中带着英雄气。

这座城市留给人最深的印象往往不是高楼，而是一种崇尚英雄的氛围。这氛围如河中腾起的层层水雾，澎湃汹涌，震撼着天地。我的思绪一时空白，仿佛见到了这位友人。他还活着，活在一个城市的记忆里，活在一条河的流淌里，活在每一个被他照亮的人心里。

夕阳的光线柔和地洒在座座高楼和河水中，一片灿然。

（沈阳警备区荣俊运参与采访）

# 战马青皮

■师南平

## 记　忆

年少时，我总以为身为政工干部的父亲是个“文人”，后来才知道，他曾经是一名骁勇善战的骑兵。退休后的父亲，总爱回忆过去，一提起战争年代的经历，就思念起心爱的战马……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任冀鲁豫军区三分区三十二团某连指导员，后又到了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回民支队是毛泽东同志表扬过的百战百胜的队伍，以骑马打仗闻名。部队给父亲配备了一匹战马。那是一匹青灰色的成年蒙古马，威武强壮、灵活矫健，深邃的目光里藏着坚定、勇敢和机敏。它被喂养得皮毛发亮，见到父亲总是高兴地原地踏步，仿佛时刻准备出征。父亲亲切地叫它“青皮”。

青皮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多次参加战斗。一次，部队在转移中遭遇日伪军的包围，父亲驾驭着青皮临阵不惊，飞奔在枪林弹雨中。他机敏地观察火力，随后和战友一起策马冲锋，迅速撕开一个缺口，带领部队成功突围。在激烈的战斗中，父亲负了伤，从延安带来的行李丢失，公务员失联。危急时刻，老练的青皮平稳地驮着父亲一路奔跑，直到和主力部队会合。

抗战胜利后，父亲调任热北分区骑兵一团政委。这时的部队配备了一批缴获的武器和马匹，其中有几匹“大洋马”。可父亲没有动过换马的心思，他说青皮是最好的战马。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推进，父亲所在部队编入第四野战军。1949年春，父亲随队一路辗转到天津、武汉等地，最后到了广东。南下途中，父亲任南下工作团二分团一大队副政委。也正是那时，我的母亲在天津参军，成为南下工作团中的一员。

我的父母相识于一场邂逅。一日，父亲骑马巡视，看到不远处一名女学员正在指挥大家唱歌。她面容俊俏，歌声清亮，父亲被深深吸引，不自觉地立马注视良久。而那个女学员也从余光里看到了马背上的父亲。就这样，一段属于他们的故事悄然开始。后来母亲常说，她第一眼看见的不是父亲，而是那匹青灰色的战马——是青皮，载着她一生的归宿朝她走来。

部队进城后，马匹退役了，移交到地方支援新中国建设。父亲虽然多次调动工作，但始终惦记着他的青皮：不知它去了哪里？生活得怎样？

3年后，父亲调到湛江工作。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和通信员去华侨农场附近散步，远远地看到一匹马正拉着车走在田间小路上。马的身影是那样熟悉，父亲加快脚步上前，惊喜地认出了那是他的青皮。青皮也停了下来，迎着父亲向前走了两步，父亲明白青皮也认出了他。再次重逢，父亲感慨万千。他不断抚摸着马脖，捋着马背，又从衣兜里掏出津贴，让通信员去供销社买来饼干，用双手捧着送到青皮的嘴边。

父亲和车夫聊了青皮的战斗故事，再三嘱咐车夫照顾好青皮。直到夕阳西下，他才依依不舍地看着青皮向远方走去。

晚年的父亲，越发频繁地陷入回忆。每当讲起青皮的故事，他总是饱含深情。父亲的身影，总是让我想起那匹披着霞光慢慢远去的战马，他们是那样相似——忠诚、勇敢、顽强。

记得父亲去世前一年，一天夜里，他突然大喊大叫：“冲，冲，杀，杀！”随后，扑通一声掉下了床。第二天，干休所医生来巡诊，父亲说他梦中又回到了战场，和日寇厮杀时，从青皮背上掉了下来。

“青皮，是我的战马……”父亲又一次讲起了战马的故事。

战马无言，蹄印深深。那马蹄声，不仅回响在过往的烽火路上，也回荡在后辈的心间。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 马兰花开（外一首）

■刘　辉

小皮球，架脚踢，马兰花开二十一
——童谣
一首童谣
驻足戈壁荒漠
缺水，少粮，满目褐黄
漫漫沙尘
遮蔽和阻挡
一切生长的事物

一队人马
比风沙更倨
砸开生命禁区
他们从皴裂的地壳
挤出水
在干涸的沙砾中抠出马兰花
从此
童谣也深深扎下根去
长出一丛丛绿剑
直指苍穹

在初夏的清风里
又看见紫红色的花朵
沁润着战士们黑褐的脸颊
那些天山月喂养的花蕾
都枕着一个甜甜的梦

## 试验场

大地伸出双手
捧出一颗准星
黄沙想把它掩埋
风暴想把它带走

一粒砂石中，战友
听见河流粗壮的喘息
那些燃烧的钢铁
淬火一次，就重生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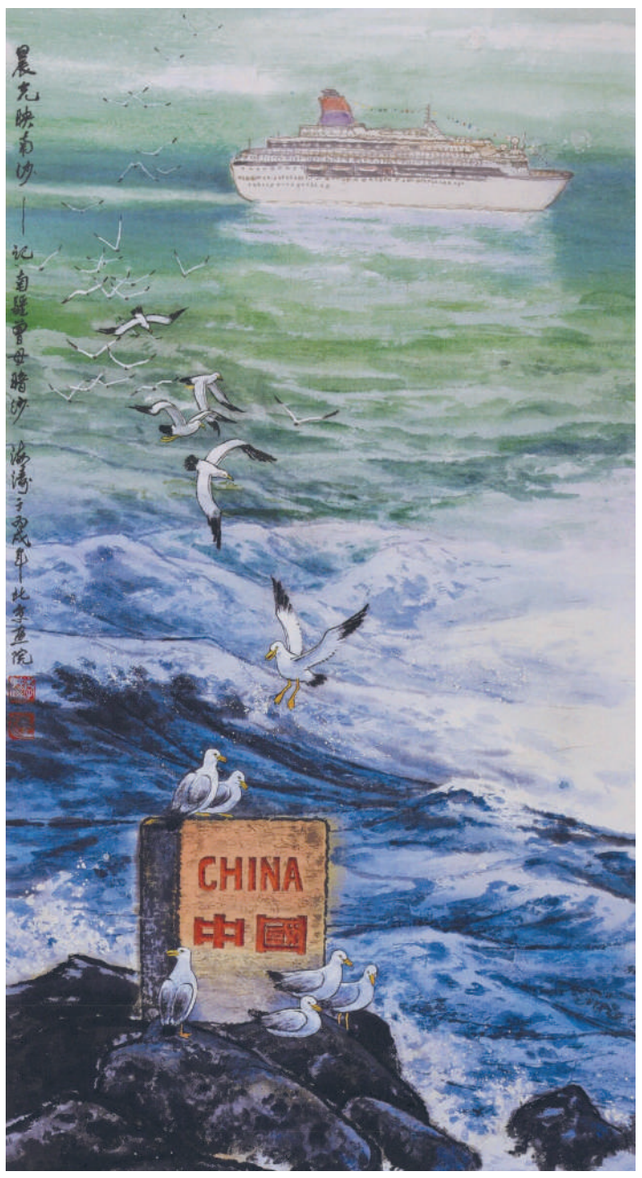
瞄准——射击——
这里，有时雷霆万钧
有时静得可怕
月光也可以砸一个坑

那些击中的靶心
撒出一把亮晶晶的星星
忽闪忽灭中
挂在试验员的腮边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99期




晨光映南沙（中国画）

李海涛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